

故里旬河

李昌波◎著



西安出版社

故里旬河

李昌波 著

 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故里旬河 / 李昌波著. -- 西安: 西安出版社,
2015. 9

ISBN 978 - 7 - 5541 - 1235 - 9

I. ①故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0720 号

故里旬河

- 著 者 李昌波
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电 话 (029)85253740
邮政编码 710061
网 址 www.xacbs.com
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208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541 - 1235 - 9
定 价 30.00 元
-

△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请寄回另换。

序言

幼稚滑落在二十的路口，灵感创伤在实习之际，兴趣浅淡在文学的一隅。时间的原因，可能濒临在文学创作的尾声——创作不是一时能就的。宁可沉默在文学的劳迹，也绝不随意贪赞。

丢弃过原稿，撕毁过纸张；反反复复的斟酌，原原尾尾的修改。至此，我才明白写手的心伤，作家的风采。心伤也罢，风采也好，终须明白张载前辈的治学之道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继往之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不可着眼于金钱的丰盛，徒行于时间的无劳。

静心方可修文笔，德行至创显水准。“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”以此自警，不求做得最好，但求心安理得。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”文学的败笔在所难免，敬请斧正！以此，前助同龄的青年写手，在文学的道路上避免些不必要的弯路，发挥出别无替代的最佳“二十”的想象力。

李昌波

2013. 3. 16（白鹿原）

目 录

故里旬河	(1)
蕴华情缘	(159)
年般岁月	(223)
丘谷三家	(232)
异乡情调	(238)
青春幻想	(243)
梦的边缘	(249)
塞边老头	(253)
问题少年	(257)
父子冤缘	(262)
后记	(265)

故里旬河

上篇：山丘沟沟，河东锣锣

1

层层的山丘，绿叶相互映衬，蓝天伴着白云，鸟鹊互相齐鸣。旬河的水，荡荡悠悠的，如青蛇似地游动，时而显得平静，时而浪花在崖下激注，起起伏伏，好似碧玉藤条般地镶嵌在沟谷。

脉脉的旬河水，沿途流经赵湾后，直逼下游方向，曲曲折折的。小溪的水不断地从沿途崖下汇入，随着河西的一晃，山脚河东的道道秧苗，平铺而入眼前，映入眼帘的是秧田湾，隔对面的是李家坪。水紧挨着山丘，继续向东而流，黑漆漆的石崖不断地显露出来，砺砺碴碴的。急流的旬河水，由牛鼻圈子再次流向河西，尽而显得格外的平静。

水流到此地显得很宽阔，阔但不阔绰。河东的一座山丘矗立着不动，仿佛是一只汲水的娃，春季皮青肉嫩，冬季色休绿止。张河置在娃的嘴部，朝北而南面地势平坦；张梁置在娃的头顶，顶朝西，挺起的却往东面。娃的尾椎后部，白土梁横行于

此,梁的前面是大棕岐,而梁的后面便是小棕岐,跌宕的小路由这儿开始向山里深入。静息的牛犊,掩映在山头的绿草丛中。

沉浸在竹园的风声里,破旧的房屋依旧稀稀疏疏。天然的绵石叠嶂成墙,柳长的横木自然成梁,现成的石板成顶,石条似梯般地直登向大门口。房连着房,门对着门,偶然的一个蜂桶,悬挂在房檐的左右。院子内正是青草盛行的时节,蚰蚰也便恰然地在夜间鸣叫,人们也只在白天出行。一院院的同姓,竟有个没有情缘的情理之情:据说本家李姓,祖先居于山西大槐树下,兄弟三人协商后,纷纷搬迁,一处迁于李家坪,一处迁于白木垭,另一处迁于杨湾。后来,李家坪的后辈们,感觉地处不好,与张梁的张家人商量过,李张两姓家族便就地对换。从而,张家人在李家坪独占一方,李家人在张梁单居一处。再后来,张梁的李姓家族,一分三门,大门人与二门人居于槽里,三门人居于梁上。

沿着正东方向前入院内,徒步登石坎台阶,左边为大门人居住的地方,右边为二门人居住的地方。大门人的分支比较多,它包括下屋人;二门人的分支较众,它容纳里院的人。院边的坎子下面,牛棚紧紧地挨着住处,茅房是红土垒起来的。院子的周围是广泛的土地,分叉的小路;散开的棕树,楞楞的石堆界半。红椿树迎着风,椭圆的叶子摇动着;榆树迎着风,猪羊喜兴的生长着。

2

院子内,破旧的木门窗紧闭着,风扫竹园的声响“哗哗啦啦”。奔跑一夜的狼,随着一声声的鸡叫,一丝丝的暖阳,止住了哀嚎。

二门人李德法,双手撑着木板,爬向院头,瞅瞅老虎山头的晨阳,吆喝说:“老婆子,我去公房转下子噢!把粮敞开叫晒下

子,免得都长虫了。”

德法的媳妇急忙地卸下围裙,扔下刷子,朝德法喊:“都不知道啥时(儿)能发粮呢?锅都揭不开了。”说着说着,向德发扔了个草帽子。

德法抡起个草帽子,眼睛瞪瞪媳妇,生气地说:“你个妇道人家,知道个屁,磨你的包谷去,哪还那么多烂话上的……”说完,就摇摇晃晃地朝着院边坎子去。

德法的媳妇望着德法摇晃的身影,发起愣,瞬时又喊道“那你路上慢些哦!”

很久很久以前,德法并非如此。在二十岁那年,德法家里与土财主梁家吃起个官司,梁家看上德法家的一块好坟地,没经过德法家里人同意,就把祖坟迁到了德法家的梁坪地里。德法家里得知,硬是要德法去讨个说法。德法连夜趟过旬河,回来时过于疲惫,就一块青石而眠,睁眼后身体不适,从此就落下个终身不便。

德法的媳妇怀抱少半斗的包谷,扯上门,朝坎下走去,嘴里咕噜地,像是有所埋怨。

下屋人向外泼着洗脸水,满脸迟疑,问:“小娘么,大早上的去磨包谷去?”

德法的媳妇小声嚷嚷地说:“喔!忘记拿刷子了。”转身向屋里去,“没面了么,不磨些面没吃哩!”

下屋人哈哈地笑着说:“小娘么,你不知道,今儿,人家让去开荒呢!”说着说着,房檐道蹿出几个身影。下屋人眼睛眨吧眨吧,直溜溜地向房檐道观望。

德法的媳妇嘴欷动两下,调头就向黑晕晕的屋子转去。

金文吼个大声:“噢……下屋哥,开工了噢……”抖抖扛在肩上的锄头。

下屋人笑嘻嘻地说:“你们先去噢……我马上去……”见金文旁边的大伙笑哈哈,忙提着盆子向堂屋跑,伏个身子,佝偻

着背。

3

晌午，大伙吃过饭，纷纷地向前嘴子赶去。路边的荞麦青青，熟睡一冬的酸酸草，刺芥抬起了幼嫩的头。迎着春风，个个精神抖擞地甩起锄头，老高老高的。

德法的媳妇惊讶地喊叫：“双秀，噢……双秀，你快看张河那船。”

德律摇摇头说：“嫂子么，你又没见过啥！”

德法的媳妇停下手中的锄头，指指张河的船只，说：“你看那是啥，那不是货船么！”

大伙一个个地停下手中的锄头，向张河望去。一艘满载的货船，张起个白布风帆，沙滩上，一些人卖力地拽着纤绳。船缓缓地向前移动着，转过牛鼻圈子，顺着弯曲的碧波向上游秧田湾而去。

双秀回过神，说：“不晓得那船往秧田湾送个啥子！”

德律说：“你说它都能送个啥子？麻利些，干啥的都赶快干啥子。”

双秀用眼睛眈眈德律，埋头在荒坡上一锄头一锄头地挖起来：以前的以前，德律见坎下大批国军匆匆地奔来，便将烟袋锅在门墩上磕磕，调头而跑，国军抓个现成。后来，德律被八路军俘虏了，三大战役结束后，鼻梁留下一道疤痕。再后来，德律被安置没去，一回到家里，就被大伙推举为大队队长，一任就是好几个年头。

淡黄淡黄的夕阳，落在李家山的山头，瞬时，李家山的山腰模模糊糊的。映衬之下，旬河的水，尽而又显得默默无声。碧绿的色泽，深化为灰蒙蒙的纽带。大伙扛着锄头，各自奔向各自的家里，庞大的队伍，逐渐地稀疏起来。

至房檐道时，金文停下脚步，说：“大，麦草怕得除哩！”

德律瞅瞅，说：“活多得都又没闲，好歹，慢慢（儿）一个个地干啊。”

金文向德律看看，满脸糊状，没有看清便一步跨向德律的前面去了，气冲冲地向屋里奔去。

晚上，家家户户早早地闭上房门。狼扑扑腾腾地在院内，来来回回地跑着。

4

老虎山头的晨阳，刚刚露出半边脸，黑蛋就慌慌张张地向里院奔走。

德法的媳妇急忙地跑向屋外，瞅瞅房檐道，回过头，小声地说：“老汉，噢……老汉，快些出来啥。”眼睛盯着房檐道，嘴不住地一遍两遍地喊着。

德法双手撑着木板，摇摇晃晃地爬向门口，磕磕烟袋锅，说：“你是没事干啥？大早上的……”

德法的媳妇用脚轻轻地踢了下德法，说：“你才没事干呢，刚才我看到梁上黑蛋子慌里慌张地跑到里院去了。”

德法说：“那有啥么，大惊小怪的。”转身去屋内取烟沫沫子。

片刻的功夫，黑蛋随着大队队长德律、大队会计金文急匆匆地向金武家去。黑蛋抓着门环，使劲地扣了几下。

金武的媳妇说：“德律，黑蛋子么，还以为谁呢！进屋坐。”将两扇大门向两边开了开。

德律说：“进屋里坐都不坐了。金武在屋么？有点（儿）事，他怕得跟俺一路去下子。”

金武的媳妇说：“那你先进来坐，他怕是去厕所喽！”

德律气喘吁吁地说：“那行，俺们在这儿等下子就行了。”黑

蛋的眉目紧皱着。

金武的媳妇说：“那你先到屋里去坐，我去给你喊去。”话刚说完，金武从坎下走来。

德律迎上前去，慌忙而急促地说：“金武……黑蛋子大出事了。你得跟俺一路去下子……”拽着金武的胳膊。

金武系了系腰间的麻绳，惊异地说：“到底咋啦……”

黑蛋急切地说：“我大在张河打牌打输了，现在还叫在河滩上拴的。”眼圈红红的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四个人匆匆忙忙地向张河赶去。

金武的媳妇喊道：“你都干啥子去？说走都走啦！”

金武回过头说：“嗨！你都不知道啰哩咯嗦个啥子。屋里收拾下，得开工了。”

黑蛋的大在大队的担保下，才得以解救。祖上留下来的家产，房屋赔个精光。从此，黑蛋、黑蛋的大搬进了浪金洞躲避风雨。在张河人的嘴里，也落下个话柄：张梁三条狗，其中德律、金文、李金武。

5

随着旬河那边修公路的开始，轰轰的石头爆破声，不时地响起。狼的扑腾声响也渐息下来，渐而渐渐地转移。偶尔，院子里唠起话嗑，大伙就认为狼跑到四川啦！

德律穿着乌灰乌灰的军大衣，随大伙去公房发粮。

金武刚好在质问德法：“你前些天晒粮粮都在，咋能发粮时（儿），一袋子麦都没了呢？”满脸铁青。

德法一言不发地瘫坐在公房前，烟袋锅频繁地时暗时红。

德律一把拉住金武的衣袖，说：“又咋了？粮啥都点好了吧……”

德法扔下眼袋锅，无奈地叹口气，说：“哎……一袋子麦没

了,那天晒粮都还在……”

金文拿着账本,向公房来,说:“都算好了,来来……一家一家子领噢!”看着大伙异样的表情,继续喊道:“这大早上的,跟谁欠了你钱一样的……”

德律静静地沉思片刻,说:“好了,我先进去看下子。”拍拍金武的肩膀。

金武一手插腰,一手把在石墙上,脸朝着地面。

没一会儿工夫,德律跑出来,拍下金武说:“来……你跟我来下子。”瓜子见阵势不对,拔腿向家里溜去……

金武迷惑不解地说:“得是看到啥了?”

德律指指公房顶上的破洞,金武刹时大悟。两人出了公房,转个弯,直逼瓜子的稻草棚。瓜子媳妇的脸,顿时失色。

德律说:“发粮了,你屋咋没见人去啥?”

金武愤怒地说:“跟这种人费啥口舌,浪费唾沫都划不来。”

瓜子趁着德律、金武不注意,扛着一袋麦子向后门奔去。

德律使了使眼色,说:“你没看刚啥从后门出去了啥?”转身向后门赶去,金武紧跟其后。瓜子越跑越快,脚不停地交叉互换。

金武吼道“瓜子……噢,瓜子……扛袋子麦,你还满硬朗的噢!”瓜子头也不回地只顾着跑,最后,被德律按在了白土梁的岔路口。

在秧田湾的大会上,瓜子站在前面,各大大队狠狠地把他批了顿。从此,瓜子管了一时,懒也少了许多。

6

河那边的公路修通后,秧田湾的乡政府又迁到李家坪。从此,人们改口李家坪为“大岭”。德律在乡上的大会上提过公房改建的问题,不多久,乡政府递来文件,批准公房改建。

金武看过文件，眼睛眯起来，笑着说：“这真是个好事情，你说是不是？德律。”金武媳妇端上两缸子白开水。

德律笑着回答：“不用忙活了，都是自家人的。”双手扶着缸子的把和底。

金武的媳妇咧开嘴笑，说：“难道自家人不是人，里头也没得个糖啥的。”金武也去扶了扶缸子。

德律望着金武媳妇的背影，说：“改明儿，让金武弄些票去换些回来。”金武媳妇转身笑笑，德律回过头，“刚说到哪儿哩！看我这烂记性儿。”

金武说：“刚说到公房改建了，改建也倒好，“免得狗子改不了吃屎”，有个再一，还怕他没得个再二。”用嘴吹吹缸子的水。

德律喃喃地说：“你话说的没错，明儿动工就按小队分人算了。”直起身子，准备向门外去。

金武把德律送到门外，心里总有些难安，望着树叉丛中的群鸟，忽而起，忽而落，坐在门槛发起愣。

二日天明时分，在德律的带领下，大伙兴致昂扬，一队队，一排排。金武分配完工作，各自纷纷地动起来，有的在白土梁，采挖绵石；有的去小棕岐沟，砍横木，抬的抬石头，扛的扛条木。没多少日子，槽里的公房有了雏形。梁上，梁下，响成一片。

双秀抱着横木，说：“德律表叔，这麦草怕得除喽！再不除，到时候儿可真没啥吃了。”大伙们回过头笑笑。

德律笑笑说：“不是你说，我还真的是忙忘了。”脚从马脚与横木上放下，踩在地上，面向大伙，“那就这样儿的吧！明儿，一些人留下继续建公房，还有一些人跟着一路去除麦草，麦熟了刚好能赶上入仓。”

金成乐呵呵着说：“这德律大就是会算账，时间都掐个好。”站在房顶，红光满面。

双秀回应道：“嗨！金成现在这嘴是越来越会溜了……”向着金成递木头。

金成显得有些尴尬，说：“这咋全是你的八百五了，还把我说的房顶都站不住了。”似笑非笑，故意瞅着双秀，不接木头，双秀的脸泛起红晕。大伙趁此，乐呵半天。

7

割毕金黄的麦子，入了新公房。斑鸠还再“一肚肚儿水，一肚肚儿水”地叫着，响彻田野；“边黄边割，边黄边割”的鸟叫，渐而渐息，湿湿的小路，润润的麦茬土地。

金文坐在堂屋的黑椅上，闭目养神。

德律大口大口地吸着旱烟，吸完一锅默默地说道：“金文，你没看你大这样儿安排行么？时间也紧，活也在这儿摆的。”

金文不屑一顾，生气地说：“屋里你大，外头你也大。你还用跟我说，问你自己就得了。”似有些不耐烦。

德律的媳妇望了望金文，说：“金文，你还没大没小了，咋跟你大说话的……”用白火石打了打，去点煤油灯。金文偏转个头。

德律一屁股坐在门槛上，面向堂屋，语气深沉地说：“这么跟你说吧，脾气得改改了……”金文头一甩，起身向里间屋走去。

德律的媳妇看在眼里，不由得自责起来，说：“这都怪我给惯坏了，这娃……”朝屋内喊叫，“等下就吃的饭了，你不吃？！”

金文答道：“你们吃你们的，我不饿，先睡啦！”

德律望着黑乎乎的房檐道，半天没有回过神。不多久，房檐道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。德律瞅了半天，又不见动静。一会儿，又开始“唠唠叨叨”。德律装了一锅烟，朝房檐道走去，盯着房檐道的两个黑条，爬在跟前瞅了半火烟。

瓜子一把抓住德律，德律惊了一跳。瓜子又拉长声，问：“德律表哥，我是瓜子么？”

德律擦擦额头的虚寒，眼睛贴向另一个身影，回过头说道：“哦！瓜子大么。这都黑了老一会儿了，不睡觉么，在这儿转悠个啥子哩！”

瓜子用臂膀碰碰瓜子大，瓜子大干咳嗽了几声，说：“是这样儿的，德律队长。你屋是余量户么，把你屋里粮找俺些，包谷啥都行，屋里实在是断顿了……”

德律沉思片刻，说：“这样儿的吧！俺屋里也快没得了，给你舀些，你回去先将就着，过几天就该发粮啦！”转身向屋里走，走到媳妇跟前，小声地说：“娃他妈，瓜子屋里都断顿了。把俺那两餐子面给舀些……叫先拿回去将就着。”

德律媳妇瞅了瞅德律，在见底的面缸里刮起来。

金文一头从里屋蹿出来，大声说：“妈，你怕都是有天没日头喽！死要面子活受罪么啥……”

麻雀从灶房出来，大声喊：“哥，你也少说两句行不！”接过一拳头的麦面，用麻绳将笋壳扎了扎，递向门外的瓜子大，“叔，到屋里坐下。”

瓜子大摇摇头，满眶泪水地瞅瞅麻雀，向房檐道走去。

德律的媳妇叹口气，说：“你不要那样儿的么，文娃，那还不是个造孽人……”

金文面目狰狞，小声嚷嚷道：“找粮还找的怪，都找到俺门上来了……”

德律望望房檐道，回过头来，说：“麻雀（儿），去烧个火把给送去。”麻雀烧了个火把，跑出灶房，急匆匆地向房檐道赶去。

8

活总是紧的，一个压着一个，忙完一个，接着得忙另外一个。秋后的包谷，是时候该提前准备起火粪了。金武分配好任务后，大家纷纷摆头，没有异议。各自又以几个人为组，向小棕

岐沟开火，屁股后个个都插把刀。

德律走到白土梁的岔路口，回过头说：“大家伙都注意着哦！弄啥几个人都一路，好有个照应上的。”

光秃摇摇头，说：“队长，你跟婆娘似的，啰嗦个啥呢！都不是个三岁娃娃，该咋的都是知道的。”

德律说：“我还不是为了大家伙好么！”光秃笑笑不语。

麦茬地里，一捆捆柴，排成条条，红土覆盖其上。边缘外露的柴梢梢，已经开始燃烧，土层上烟雾缭绕。

德律在火堆边转来转去，说：“这还出怪事了，半晌午的，咋就是没见光秃他们俩呢！”

双秀也有些纳闷，说：“他们是不是上火地脑上去了，路远些……”大伙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。

德律把刀扔在火粪堆边，说：“你都也累了，先回去歇着吧！我在这儿再等着看下子。”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大伙人影俱散，德律似有些难安，在火粪堆边转来转去，满目愁情。

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家家房檐不住地向外散发着光亮。在夜色的沉浸之中，房屋逐渐模糊，网状的树杈在院下相互穿插。

德律、金武、德法、下屋人，各坐在门口，烟袋锅星火闪闪。坎子下传出脚步的声响，德律忙地站起身子，向坎子边走去，脚步声响渐息于黑糊的树杈，只有一只野狗伏在坎子边。德律转过身，又装锅烟，抽了起来。

不多时，坎下又响起脚步声。德律瞅瞅，叫道：“金武，没去看下子到底是啥子，一下响下子，一下响下子的。”话点子刚落，猫头鹰就叫起来，声音疹人，不由得使人揪心。大伙明白，谁都没有说出口。

金武拉起裤腿，朝坎子边去，在地上抓把石子，打向树杈。猫头鹰惊而起身，边飞边叫，绕着院子转个圈子，穿过树杈，向梁上飞去。

金武回过头说：“屁都没得，就是个烂狗子。”又抓把石子，打的野狗“嗷嗷”直叫。

9

五更时分，德律走到床头，点燃煤油灯。德律的媳妇喊道：“老头子，你咋不睡哩！”用脚蹬了蹬脚边进风的破被褥。

德律回过头叹口气，说：“我咋睡得着呢，都不知道光秃儿、黑蛋子回来没？”脚在长靴里使劲地蹬着。

德律媳妇沉默片刻，回应说：“那你要么去梁上看下子去，昨晚上也不知道外头啥，都响了一夜。你还是过梁上去看看去……”

德律自作镇定地说：“啥都没得，就是个烂野狗子么。”向媳妇瞅瞅，“时间还早的，开工也还没到时候（儿）。你睡你的，我过梁上去看下子去。”披着黄大褂。

德律媳妇回应道：“嗯！早些回来。我等下起来，给拌些酸拌汤。”德律点点头，向烟包装着烟沫。德律媳妇抬起头，“等下出去，顺便把夜壶提上的。”

德律刚到坎子边，见一个黑影向这走来，急忙地把夜壶置于坎边的杂草丛中。

光秃走到坎下，吼道：“得是德律队长啥？”

德律应道：“喔！光秃么，你昨晚可把人吓坏了。”

光秃惊了一跳，问：“咋？把你吓坏了……我回来都大半夜了，等黑蛋子等大半天没个人影儿。”

德律向坎下来，一把揪着光秃的领口，惊奇地问：“啥？黑蛋子没跟你一路回来……”声音急促。

光秃也一时摸不着头脑，说：“德律队长，我可就这么一件子像样儿的衣裳喔！扯破了，你给我赔。”抓着德律的手腕，轻轻地挪离领口。